

佛勞林斯基
董霖譯

世界革命與蘇俄

商務印書館發行



M. T. Florinsky
董霖譯著

世界革命與蘇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再版

(34641.2)

世界革命與蘇聯一冊

World Revolution and the U. S. S. R.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M. T. Florinsky

譯述者 董霖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 版權所 翻印必究 *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第三二二號審查證

譯者序

本書的著者是一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佛勞林斯基博士(Michael T. Florkin, Ph. D.)。佛氏對於蘇聯的內政外交和共產主義的理論，有極深刻的研究。沒有一個作者曾把俄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的思想上很重要的變遷，做一種比較完備比較具體的研究，這是佛氏認為最大的失望。俄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因為環境的壓迫，不得不把它的理論逐漸修正，由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轉變到斯達林的『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這世界革命理論的轉變，是決定蘇聯最近幾年來內政外交的總關鍵。

佛氏認為共產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就是世界革命的理論，所以本書的範圍，只限於與世界革命問題有關係的理論和實際政策；其他關於共產主義的整個理論，蘇聯的對外關係，和俄國共產黨內部的分裂，都沒有詳細的敘述，除非與本書的題目有關係的部份。

全書共分六章，取材和論斷，都站在絕對客觀的立場，既不迷信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成功，也不無理性地反對它好像是毒蛇猛獸一般。這種嚴正的態度，我們可以引著者的一段話來證明：『一方面，蘇聯想以誠懇的堅決的努力，把俄國的羣衆從過去愚蠢、貧窮、痛苦、不幸的狀況中拯救出來，使他們變成有思想有知識的人類。我們覺得，他們想達到這目的所用的手段，似乎不健全和令人厭。我們也許可以說他們的努力會歸於失敗。不過這目的本身——取消人類之相互剝削，設立一個沒有痛苦不幸的社會——就是反對共產主義理論的人也應該努力。過去十餘年間，蘇聯的政策，只在進行這目的，可是我們要複述一句，它的政策我們是不贊成的。』這是佛氏對於蘇聯和共產主義的觀察，也可以說是本書的結論。

中國自從『五四』運動以後，一切新思潮新主義如潮湧而來。什麼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國家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法西斯蒂主義……都亂雜的貫注在青年的腦海中。一般不明瞭國情的人，把它們奉若神明似地去宣傳，這是多麼可憐而愚蠢的事情！不論那一種主義都有它的時間性和空間性，絕不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去實引的。當斯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受了西歐和東

「方共產革命的失敗的教訓——轉變了它的世界革命的理論，專心從事國內的經濟建設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偏偏如醉如狂地高唱共產革命，這是完全犯了革命的幼稚病。他們對於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的理論，還沒有深切的了解，尤其不清楚中國的歷史和環境，所以陷於嚴重的錯誤。」

譯者是一個三民主義的工作者，翻譯這本書的原因有二：第一、蘇聯的國際政治的地位，尤其在遠東的勢力，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它的內政外交的措施和世界革命政策的轉變，對於中國都能發生絕大的影響。所以我翻譯這本書，以供國人的參考和探討。第二、國內有許多青年和工農分子，所以迷信共產主義的最大原因，因為他們沒有機會去徹底研究共產主義，只受了片面的麻醉的宣傳，不知道它的內在的矛盾和許多迂腐的不健全的理論。所以我翻譯這本書，以供國人公開的研究，使他們自己得一個合理的結論。因為時間的短促——二十多天——譯文難免有晦澀錯誤的地方，還請讀者指正。

董霖，民國二十三年六月，於北平。

原序

一本論蘇俄的新書，倒需要寫幾句話來說明它。關於蘇聯的問題，許多作者都很注意一件事，謂從前的俄羅斯帝國如今給共產主義獨裁制統治了，但是，據我的識見所及，沒有一個作者曾把俄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的思想上很重要的變遷，做一種比較完備比較具體的研究。我想這種疏忽的原因，倒由於完全正當的欲望，把注意力集中於蘇維埃統治的實際成功，同時為適應讀者的迫切要求起見，敘述一點可靠的最近的消息，使大家明白這偉大的社會主義的試驗是怎樣進行，它的成功已經達到什麼樣的程度。要答覆這問題自然也是一件巨大而專門的工作。自一九一八年以來，共產主義各團體思想上的大變遷，甚至把馬克思列寧的教訓加以徹底的修改，關於這問題的學術上的研究，至今還沒有人注意到。但是，讀者如稍為考慮一下，便會感覺到思想的變遷是許多非常重要問題的原因，從蘇聯所遭遇的內政問題的觀點看來是這樣，從它居於國際政治

原動力的地位看來也是這樣。

蘇聯是個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國家，同時也受共產黨的統治。所以，假如我們要尋求蘇聯的內政外交的政策顯著的變遷，那共產黨的理論便佔了萬分重要的位置。我並不是說莫斯科政府讓純粹的理論來指導他們的活動。反之，在這本薄薄的小書裏，我打算說明共產主義的理論因為外來努力的壓迫，已經修正了不少。只要把馬克思、列寧和斯達林的教訓放在一起——因為自一九二四年後，斯達林已變成一個大家共曉的人物——研究他們的思想，和政治經濟的相互作用，然後能具體地知道整個的情形。我的題目，就是我認為共產主義最重要的理論——世界革命的理論。所以我打算專論這問題，因為這問題是蘇聯現時正在實行的經濟計劃和工業化，及其對資本主義國家改變態度的總關鍵。

本書不是把共產主義的整個理論作具體的研究，或者把蘇聯的外交作全部的調查。在本書內，理論和實際政策都提及，但是只限於與世界革命問題有關係的部分。我也不打算詳寫俄國共產黨的分裂，除了那部分對我的題目有點關係。雖然本書的範圍很狹小，但是於那些對於蘇俄的

革命，試驗無奢望而有較深刻與基本的觀念的學者，不無稍有補益。

我所討論的兩個要點——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 (permanent revolution) 和斯達林的『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的理論』 (socialism in a single country)——在托洛斯基所著的不斷革命論，列寧死後的共產國際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après Lénine) 和俄國革命史 (Hi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 第三卷的兩篇附錄裏都有所討論，當最後的一部書出版時，本書已經完全寫就了。托洛斯基言論之富有趣味和歷史的價值，用不着我來介紹。不過他的著作的範圍和立場是與本書完全不同的。

我所根據的材料，除托洛斯基等人的著作不便找到俄文版以外，一概都根據蘇維埃官方的出版物。我時常引用列寧的著作，及蘇維埃和共產主義各團體，尤其是俄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各次會議的紀錄。

我深謝社會科學研究會 (Social Science Council) 及國際關係研究綱領的導師蕭威爾 (斯教授) (Director of its Program of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f. J.

T. Shotwell) 給我許多幫忙。他們使我能够於一九三一和三二年參觀倫敦、巴黎、日內瓦、布拉格 (Prague) 北勒斯勞 (Breslau) 和柏林的圖書館與科學研究院。假如沒有這次的參觀，我恐怕不能著成這本書。布拉格俄國歷史文件保管所 (Russian Historical Archives in Prague) 北勒斯勞東歐研究院 (Osteuropa-Institut in Breslau) 和日內瓦國際勞工局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in Geneva) 對我更有幫助。這些機關的行政人員的優待也令我永遠不會忘記的。蕭威爾斯教授和沈克何維夫教授 (V. G. Simkhovitch) 讀過我的原稿，並給我許多有益的批評。至於我所發表的意見，他們絲毫不負責任。

本書的大綱曾登載於一九三二年六月份的政治科學季刊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我感謝該刊編輯蒙那教授 (P. T. Moon) 准許我再用這樣的材料。

我也非常感謝馬法蘭先生 (A. E. MacFarlane) 之熱心改正我的文字。但是，假如本書還有不妥當的地方，他不該受責備的。

佛勞林斯基 (M. T. Florinsky)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序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目錄

第一章 世界革命的理論·····	一
這問題——共產主義的『宗教』——辯證法——列寧與世界革命——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	
第二章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的『狂風暴雨』時代·····	二六
十月革命後——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議——齊諾維夫的論文——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第二次會議——東方人民會議——蘇維埃政府與共產國際——列寧的警告	
第三章 低潮（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	六二
內戰的結局——轉變方針——共產國際第三次會議——新時期的開始——新的失望和新的希望——共產國際第五次會議——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戰爭——新定理	
第四章 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實行社會主義·····	一〇六
黨的鬭爭——爭點——三個問題——修正恩格斯的理論——帝國主義——列寧與托洛斯基——社會主義最後的勝利——新理論的重要性——托洛斯基的批評——齊諾維夫的態度——新國家主義	
目錄	

第五章 新理論的國際意義.....一四四

最近的推論——中國革命——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共產國際的綱領——綱領的分析——帝國主

義的戰爭——第三時期——國家共產黨——共產國際

第六章 向合作之路.....一七七

第一步——經濟合作——外交——不侵犯公約——經濟的不侵犯草約——改造的問題——其他前進
的步驟——第三國際——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難

附錄.....一二二

世界革命與蘇聯

第一章 世界革命的理論

這問題

在歐洲大戰的期中，蘇聯（The 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s 簡稱蘇聯）從俄皇的帝國裏產生出來，這事情便引起許多新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有一件外國人不甚知道，然而對資本家們頗關重要的問題，就是俄國共產黨和蘇維埃的領袖們對於世界革命的態度有顯然的改變的問題。這問題決定了蘇聯的內政和外交的政策，而且也是近年來各種發展的關鍵，否則這些發展便感着困難。

大家都知道共產主義的最後目的是：建設沒有階級的社會，永遠毀滅人類間的相互剝削，而把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主要信條置諸實行。要達到這偉大的目的，必須把這資本家剝削勞工階級，同時又會自己消滅的資本制度推翻。按共產主義的教訓，謂人類整部歷史，只是階級鬭爭，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鬭爭。這種鬭爭，自然會引起革命，由這革命裏又生出世界革命，其間經過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獨裁的過渡時期，以後人類便能過千年太平的日子。

但是，假如世界革命和推翻資本主義的世界這兩件事情，是迫切而又快意的話，那麼現時蘇維埃政府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合作的政策，應該怎樣解釋呢？大家都知道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五年計劃，全靠輸入巨量外國機器，聘請許多專家和技术上的顧問。這些費用大部分以出口貨的收入來抵償，真的，前幾年間，國際貿易關係的發展，是莫斯科（Moscow）很關心的事情。這種種活動與共產主義所宣稱的以有效的方法來促進世界革命的意思相符合嗎？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幫助，來建設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又要把這些最能實現共產主義的甜夢的國家毀滅，這個事情是可能的嗎？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是不是出賣共產主義的呢？

這些問題的答案是：一九三三年俄國共產黨及其所支配的蘇維埃政府對世界革命的態度，與一九一七年十月至十一月政變後的幾年間，大不相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的教訓，經過多年的修正後，便煥然一新。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六次會議所採納的官方的綱領，就根據這修正過的教訓。這種修正的手續，斷非易事。在共產黨內曾有劇烈的鬭爭；而斯達林及其黨徒所得的最後的勝利，是由於驅逐黨內幾個重要的領袖以作代價。這次鬭爭，世界革命的理論佔着非常重要的部分。作者希望，把布爾希維克（Bolshevik）統治後的十五年間，這理論的發展做一個大綱，也許能夠使人明瞭蘇聯政府和第三國際政策基本的普通的意義。

共產主義的『宗教』

令人迷惑的神聖俄羅斯（Holy Russia），忽然生出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教訓，及鼓勵許多列寧的信徒以宗教的熱心，這自然會引起許多著述蘇維埃情形的人謂共產主義為一種新宗教。這話像其他空泛的概論一樣，也許是真實或錯誤；只看我們對宗教這個名詞所下正確意義是怎樣。

這話本來是根據那種不確實的假設，謂截至現在止，俄國人常是東方教會（Greek Orthodox Church）的忠實信徒。到底這話有沒有適當的證據，還是一個大疑問，因為蘇維埃政府在蘇聯境內打倒宗教時，毫不費力，所以許多作者說什麼俄國農民和智識階級的宗教感情時，必須加倍當心。

假如把宗教這名詞按普通的用法，如牛津大字典（註一）裏所下的定義，謂『人類認識神權的統治力，尤其是那個受人信服的上帝，及這樣認識在行動和思想上所發生的影響，』那麼我們馬上便知道這種比較法是不對的。共產主義的教訓，主要是在唯物物的理論，什麼神權統治或上帝等觀念，都在摒棄之列，而且認為是庸俗的迷信。共產主義的行動範圍終了之處，正是宗教的真正範圍開始的地方。每個人必需渡過這種奧妙而又不能避免的境界，這界線把我們塵世的人和世外隔開。共產主義能得羣衆忠誠的全副精神的幫助，因為它允許他們將來有更好的生存，而資本

（註一）牛津大字典（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是現在世界上最詳盡精確的字典（譯者）

主義的世界常見的不平等、苦痛、不快樂、卑鄙等事情都消滅了。但是，它對那種使男男女女放棄世上一切的安樂、滿足、快樂，以求他們認為永遠能得救的言論的力量，實無法對付。馬克思和列寧的唯物理論，與宗教的教訓，是訴諸人類兩種完全不同的情感；在這種深刻的和更基本的方面，二者實沒有相同的地方。

然而，從別方面來看二者的外表，共產主義和宗教的比較是很對而又有用。像許多有廣大社會性的運動，尤其是以少數富有組織的有錢的團體所支配的運動一樣，俄國共產黨非常成功地傳播它的教義，激勵它的信徒以宗教的熱心，這種熱心真可與早年的基督徒相比擬。它表示武俠的精神，對於不肯信從的人，絲毫不能容忍，這事情也可與宗教鬭爭最顯著的例子相比擬。它以非常殘暴的手段責罰黨的異端分子，這事情很像天主教的異教徒裁判所（Roman Inquisition），雖然二者的最後動機還是不同：共產黨處置黨內討厭的錯誤的分子時，完全照世俗的方法，可是異教徒裁判所的最後目的，是要拯救那般受死罪的男男女女的靈魂。像專制的命令一樣，俄國共產黨要給黨員以嚴厲的訓練，不但要支配他們的行動，而且也要支配他們的思想。在這種種地方，